

欧阳

大概对电子游戏的沉迷不是个小事,尤其是网游(手机游戏)盛行的当下,连主管职能部门都予以重视起来,发布了专属的通知,要求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,研究制定预防学生沉迷网络的工作制度……

我一直以为,虽然电玩参与者众多,但沉迷的人还是少数。随着手游无处不在的渗透,可能沉迷的队伍壮大了吧,没看到过研究的数据,就不去胡猜测了。不过游戏对个体时间的劫夺和大脑的入侵确实会有不少负面影响,防范当然有必要,但就原则下的具体实践而言,是规制下的堵截为主,还是本着娱乐本身的引导优先?

对此,我没什么发言权,不过就我个人感性的认知而言,对网游(手游)的沉迷似乎不是电玩本身的问题。

客观说,游戏本身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,连爱因斯坦都会拉拉小提琴玩儿,一千草根凡人娱乐一下就更不用说了。当然,游戏(网游)内容的健康是必须有的,合规的梳理和管制自不必说。只是说到电子游戏在青少年群体中大行其道,以至于部分人难以自控地沉迷其中,背后的原因人们真的仔细琢磨过吗?

看看那些沉迷学童焦虑的家长们,他们的通常所为,无疑是寻访戒禁“网瘾”的良方,罕有回溯网瘾成因的幕后原因,结果当然是头痛医头,效果微弱得让他们过度伤心有时耳闻。

这不奇怪,电玩游戏本身在达成某种虚幻理想之外,还会让玩家习成心理习惯,一旦深陷其中,很难逆转,再加上大脑本是外界很难管控的,如有抵触心理和情绪,更难以回归常态。

尽管如此,但并不是没有良方,改变需回到源头,疏导必定优于禁堵。我们不妨做一个理论推测。无论是网瘾少年的家长,还是隔壁的王大爷,那些您所见证的,被网游俘虏的孩子是不是兴趣爱好都很狭窄呢?我以为是,几乎每个沉迷者都缺乏,或者说放弃了诸如音乐、体育之类的其他娱乐活动,可以说,都缺少家长、同伴参与的其他娱乐(游戏)生活,也就是说,沉迷的孩子其家长必定极少(或者就没有)相伴孩子娱乐,像一起郊游、玩球什么的。

娱乐是必须有的,如果没有广泛的兴趣爱好,沉迷于某个充满幻想的网游显然就很可能成为现实。

反过来,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实例:一个兴趣爱好广泛的家伙,比如踢足球、打篮球不说,还想着找个伙伴到地下通道抱着吉他唱歌的“不良少年”会被电玩游戏把心神掳走——即便这种家伙也是酷爱电玩游戏队伍中的一员。

道理其实很简单,多种多样的兴趣培养才是根本杜绝沉迷一端的良方。

由此,作为家长显然就需要在最初的岁月里有所准备,对您,对孩子都是如此,这当然不是那种考级升学为目的的强制驯化——这种手段因为不是孩子的自主爱好反而会成为沉迷的帮凶。

回到学校的范畴,既然是说预防和引导,应该就是多向发力。事实上,娱乐的禁止几乎不可能奏效,故而与其在本质上斟酌或许有效的措施,不如在现实中完善、丰富游戏娱乐的场所和现实环境。

说起来有点遗憾,人们似乎不愿意支持孩童们多样兴趣爱好的满足。遥远的边陲镇就不提了,就拿条件首屈一指的北京来说吧。在休息日,甚至放学后的课余时段,中小学的场馆就罕有对本校学生开放的好事,“外人”更是不必说了,甚或一些按规定场馆应该开放的大学,居然也拒绝“校外人员”进入。

事实上,最主要的问题是,孩子们缺少公共的娱乐、活动场所。一般而言,各类中小学校除了半专业的团队外——如果有的话,比如足球俱乐部和各种乐队等,非专业之外的绝大部分同学基本就没有玩乐的条件和机会,哪怕只是弹弹琴、踢场“野比赛”什么的。而在校外,即使是收费的场所也很稀疏,更遑论免费的公共场地了。

倒是网吧容易进,而今手机随身,想暂时放松一下,或者短暂忘记没完没了的作业,“网游”一游近乎没有选择的选择,意志薄弱的人一不小心,很可能就会掉进沉迷的坑里。问题是,什么样的小家伙才真具有意志坚强的品质呢?

疏导优于禁堵



陋室观察

童年,不曾遗失的美好



家有萌孙儿

宝盆儿和他的“阿大”

李培禹

宝盆儿姓居,出生那天,兴奋的奶奶说就叫宝盆儿吧,“聚(居)宝盆儿”,全家通过。“阿大”是带他长大的保姆。从他出生到一岁多,就得一位安徽籍阿姨的日夜照管,宝盆儿一天天长大,从未磕碰过。

宝盆儿还是一帅哥坯子,谁见了都叫一声“帅盆子”。一岁多了,他学会了叫“爸爸”“妈妈”,欣喜得妈妈止不住地亲儿子。可叫“阿姨”却成了难点,怎么也学不会,宝盆儿一叫就成了“阿——大!”“阿大”不在意,满心欢喜地报告外人,我家宝盆儿会叫我了。

没想到,亲爱的阿大家里出了点事,不能再照看宝盆儿了。临走前,她比全家人都着急,终于把又一个“阿大”领进家。当然,这个保姆也是她的安徽老乡,“知根知底,可放心。”一岁多的宝盆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晚上睡觉时哭着闹着找“阿大”。新阿姨姓刘,叫琴芳。显然她已熟知孩子的一些习惯,赶紧

把蓝色的大枕头拿到宝盆儿身边,让他的小手能摸到,然后把奶嘴让宝盆儿含着,轻轻拍打着哄他睡着了。

宝盆儿仍然只会叫“阿大”。也许这个阿大身上有不少原来那个阿大的影子,小宝盆儿很快适应了新阿姨。

阿大在家乡只上到小学,生有一儿一女。两个孩子跟着婆家过,她就来京城打工。做保姆,除了对孩子一心一意,其他没有任何优势。宝盆儿会骑小三轮车了,他兴奋地一圈一圈骑着,阿大便用一条绳子拉着车后梁跟着跑,汗珠挂在她红扑扑的脸上。一次,从公园回家的路上,狂风大作,气温骤降。妈妈拿起雨伞去接他们的路上,看到阿大的外衣紧紧裹在宝盆儿的身上,自己不觉冷地护着宝盆儿往回赶呢。妈妈连说:“谢谢阿大,谢谢阿大!”宝盆儿也跟着说:“阿——大!阿——大!”

宝盆儿的一大堆玩具,声光电,中英文,汽车真的能跑,飞机真的能飞。阿大有空就琢磨,还学会了上手机百度。她的勤奋,加上宝盆儿的聪明,很多“高精尖”一一攻下。胜利之时,阿大

说:“宝盆儿跟着我,阿大教你背唐诗。”宝盆儿也跟着说:“阿——大!阿——大!”

会教宝盆儿欢呼道:“要分享哟!”宝盆儿也吐字不清地喊着:“分享哟!”

除了清楚地会叫爸爸妈妈,“要分享哟!”是宝盆儿学会的第一句话。在楼下和小朋友一起玩时,他常把自己的各种汽车、积木拿给小伙伴玩,说一句:“要分享哟!”看到别人的玩具好玩,他想玩也来一句“要分享哟!”阿大赶紧拦住他,告诉他:“分享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但“分享”到底是什么意思?阿大也没说清楚。

学说话的宝盆儿高兴起来还经常喊几声,可他说什么呢?爷爷奶奶你看我我看你,都没听懂,叫来宝盆儿妈,妈妈让宝盆儿再说一遍,也没听懂。这时,站在一旁的阿大不好意思地说:“宝宝说的是我们安徽话。”

哈哈,这还真是个事儿了!孩子从小在安徽阿姨的怀抱里长大,他学说的当然是“母语”啊。于是,阿大努力学说普通话,宝盆儿跟着阿大学说半安徽半北京的话。家里人多的时候,姥姥姥爷故意跟着宝盆儿学说皖京混杂腔调的话,弄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阿大很难为情,更加努力学习了,从汉语拼音开始。慢慢的,小宝盆儿会背唐诗了,正式背诵给爷爷奶奶听时,有点字正腔圆的意思了。姥爷是个作家,教外孙读古诗时偶尔“塞”点自己的“私货”,比如“远山近水稻香湖,芦苇轻摇小舟出”之类的。阿大翻遍了《幼儿读古诗》,也没找到“远山近水”,便弱弱地建议姥爷:“还是让宝盆儿多读点经典好吧?”

姥爷心里虽有点郁闷,但还是很赞赏阿大育儿有一套的。她教宝盆儿背诗,常与时令结合起来,比如北京终于下雪那天,宝盆儿学会了一首唐诗。不过,可能教得比较急,阿大忘记纠正自己的安徽口音了。宝盆儿背诵时先报唐朝诗人“李宗允”,全家愕然。待他接下去朗诵出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时,大家都明白了:“李宗允”原来是宝盆儿多读点经典好吧?

姥爷心里虽有点郁闷,但还是很赞赏阿大育儿有一套的。她教宝盆儿背诗,常与时令结合起来,比如北京终于下雪那天,宝盆儿学会了一首唐诗。不过